

萌芽丛书

出国热：迅速缩小的世界

钱勤发 著



CGRYSSXDSJ

百家出版社

出国热:迅速缩小的世界

(沪)新登字120号

责任编辑 袁南民

出国热:迅速缩小的世界

钱勤发 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875 字数228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80576-286-4/I·87

定价: 6.00元

迪伦马特的诱惑

——写在《出国热：迅速缩小的世界》之前

李其纲

1. 雄性的海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是一种雄性，洋溢着的是从容和镇定；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这也是一种雄性的岁月和选择，哪怕在这之中隐隐潜含着某种喟叹和无奈；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仍然是一种雄性，尽管掺和着一丝乡愁，更多的却是男儿的热血和悲壮。

然而这一切毕竟已经遥远，留下这些诗词的古代汉子们毕竟与我们相隔着一个巨大的屏障，那就是时间。贴近的或许也有，在张承志笔下，在邓刚笔下，在郑万隆笔下，那些汉子们仿佛秉承了先人们的遗传，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相搏在大坂在草原在大海在生命难以停留难以到达的地方炫耀着灼热的生命之力。

然而依旧遥远，我是说他们的生存空间与我们此刻盘桓、生息并将继续栖居下去的生存空间依然横亘着一个巨大的屏障，那就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距离。

我们生活在都市。在我们生存的这片狭窄局促的空间之中，哪儿还能够听到热血涌流的激荡涛声呢？在哪一片屋脊之

上我们才能够目睹生命的旗帜迎着风迎着雨飘曳出闪电的韵致呢？在公共汽车在电话间在菜场抑或是在霓虹灯闪烁的光斑之中？雄性的大自然离我们日益遥远，我们已经习惯推开窗就看见城市的端端正正的公共汽车沿着斑马线穿插而过，机器、高楼、烟囱、隧道与电话网、电线网、煤气管道、下水道一起将我们切割成无数个碎片——我们个体的生命存在被我们亲手创造的第二自然肢解成规则的时间运动。在规则中纯化的是一种雄性的自然之力。

就是在这样的都市氛围中，我认识了勤发。大约是在冬季，勤发穿一件沉重的黑色呢大衣，但沉重的黑色未能掩盖着勤发身上散发的浓郁的南方城市气息：典型的精巧身架，典型的凹陷进去的双眸，典型的一口吴侬软语。我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汉子将向我证明都市中也存在着一种嘎嘎作响的雄性之力。

如果说古人展示的雄性之力产生于戎机之中、张承志们的雄性之力产生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之中的话，那么，勤发所展示的雄性之力则产生于大都市特有的社会组合和人际网络之中。就作品的表象而言，似乎是题材本身已经决定了力度的存在：劫机、劫船、劫车、绑票，无一不在渲染着某种暴力。然而，拂去照耀在题材之上的迷晕，我们将发现同样的题材既可能被演绎为通俗的传奇故事，又可能被引导到艺术的殿堂，如同斯丹达尔那样将一桩凶杀案导演成一本《红与黑》。这里，关键之处恐怕还在于题材把握者对于人性的把握达到何等的深度。勤发无疑努力在向后者靠拢。或许勤发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人性深度的把握并不是一个纯粹个人化的命题，于是，他就总是把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与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扭结在一起加以考察。在《超越国界的法律大冲突》中，朱

文博的犯罪曾轰动沪上，但勤发的眼光却不为某种舆论所左右，他看到了朱文博犯抢劫罪背后的某种历史文化底蕴：中日两国的恩恩怨怨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它揭示出人的文化存在的哲学意味：人不能割舍过去，人是由文化所产生的；但人又在时时刻刻创造新的文化，文化又是由人决定的。这里，重要的不是朱文博的犯罪，而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历史文化命题：我们在何等程度上也是朱文博？勤发在一起特大受贿案的背后，看到的也同样不仅仅是个人的犯罪事实，而是某种群体的社会氛围如何诱惑一个人偷食了禁果。同事、上级、邻居、业务往来的诸多单位似乎都在以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驱使一个人去膨胀他的原欲。他膨胀了，他犯罪了，然而这一事实同时不也在向驱使他、诱惑他犯罪的社会群体氛围作出反讽的姿态吗？即使亚当和夏娃得不到宽恕，那么，引诱他们的那条蛇呢？我只能象勤发那样承认费希特的一句话：人只能在人们中是一个人，如果人要存在，那必定是一些人。^①我们不可避免、无可奈何的是一些人中的一个。

正是这样一些力，文化的力，历史的力，社会的力合成了勤发纪实文学作品的人性内容，而当这些力在人性的层面上展开时，它的正面与负面，它面对传统时的阴冷与它面对未来时的灼热，它面对历史时的迷惘与它面对现实时的焦虑，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力的碰撞和冲突。碰撞的结果、冲突的结果使得作品在结构上反而产生一种吞吐天地的一气呵成的气势，这就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所导致的物理现象一样。《超越国界的法律大冲突》就弥漫着这样一种气势。作品有六个块面，六个块面又侧重于不同的方向，或诉诸历史的沉思，

① 转引自欧阳光伟著《现代哲学人类学》第228页。

或侧重异域的法治，或剖析民族的传统文积淀，或着墨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或执着于美国式的幽默，或一把抓住着不觅的手——经济与经济法。六个不同方向的力，却被置放在“涉外”案件（而且局限于上海）这一有限的审美空间中，那么各神力必将无限地膨胀——内涵的力度将在此时演绎成结构的力度，同时也就演绎成形式的力度：一种俯瞰、一种高蹈、一种拥抱一切而又坚硬粗疏的美感风格、一种挥洒自如蔑视形式又重视形式的勇气也就自然而然伴之而浮现了，换句话说，在此时雄性的海浮现了，不过，它不是出现在远古，不是出现在北方，而是在现在，在南方，在喧嚣嘈杂的市声之中。

2. 树补充着悬岩

毕竟还有柔情似水，毕竟还有朦朦胧胧的星光如同紫丁香般氤氲，就是说，毕竟还有泪腺，即使是雄性的海，毕竟也有海鸥有波涛柔和地起伏的夜晚。

在勤发，这柔和的一面似乎是一种必然。他最早变成铅字的作品，不是通讯，不是纪实文学，而是儿童文学。在《少年文艺》，他当过两年编辑。那童心的世界，那容不得一粒砂子的孩子的眼波或许在当年就铸造了勤发柔和的一面。

首先是死亡，死亡是窥视勤发柔和一面的奇异而独特的视角。在勤发笔下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但在勤发笔下的死亡，其美学意义却与同样漫溢着阳刚之气的张承志、邓刚、郑万隆笔下的死亡迥然相异。在后者，死亡往往是肆虐的自然力作用的结果，死亡往往成为雕塑男子汉性格力度与烈度的一种艺术手段，或者说，死亡本身已经涵容了某种价值尺度：坦然地面对死亡是那些峥嵘奇崛的男子汉们唯一的价值选

择，在这个意义上，死亡也有着雄性的刚硬。但在勤发笔下的死亡则不然。这里，或许也同时显示出了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差异，即非虚构文学无法不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被表现的对象。勤发所表现的对象无一例外对死亡都显露出强烈的恐惧和无奈。他们都不愿意死。他们都不得不死。死亡与其说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不如说是他们的一种宿命，或者说，一种命运的报复。

他们无法拒绝这种报复，因为在他们不得不被动地承受死亡的选择时，他们已经制造了或准备制造另一些人被动地承受死亡——在那时，他们是主动的，枪握在他们的手里，炸药捆在他们的手上，匕首也插在他们的后腰，从纯粹的力度的意义而言，他们并不缺乏，如同狼的牙齿一样具有力度。

然而，他们无法摆脱他们的宿命。

勤发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宿命。在他们的宿命面前，勤发仿佛宿命般地要写出他们的忏悔，他们因为即将死亡而突然加速生长出来的良心和道义，他们对生命的强烈的留恋。在《航海日记的另一种形式》中，勤发写了一个劫船犯在走向刑场时对于土地、道路和高楼的遐想；在《在妻子日记中的死亡》中，勤发写了一个死囚对于母亲的真挚怀念；在《枪声震惊了上海》中，勤发披露了于双戈对于爱情的虽说浅薄但也富有某种人性意味的思考……在这样的时刻，死亡并非仅仅意味着刑场上的那一刻，并非仅仅意味着肉体的蓦然倒地，而是一种盘桓不已的旋律，一缕欲诉又休的笛音，死亡强烈地染指了某种阴柔的气息。在人的价值向度上它指向了人的存在的复杂性，并显现出对于人自身二重性的某种忧虑；而在作品的美学价值向度上，它以这飘逸的阴柔的气息，补充着作品整体上所透现出来的粗重拙扑的美感风格，如同阴影补充着浮雕，树

补充着悬崖。

艺术空白的制造是窥视勤发柔和一面的第二个视角。

艺术空白在虚构文学那儿是扩大作品的艺术容量的重要手段，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艺术目的，譬如在现代主义创作中所孜孜追求的神秘感，往往意味着事件或时间的突然断裂，而这种断裂所造成的艺术空白往往契应着他们对于世界本体无定状态的思考，手段在这时变成了目的，形式成了有意味的形式。但不论怎么说，艺术空白的制造毕竟为欣赏者留下了审美再造的广阔空间，换句话说，它刺激着、调动着欣赏者的想象力。然而，在非虚构文学(或曰纪实文学)作品中，艺术空白的制造却似乎是个大忌。纪实，它要求的似乎就是某种实在。空白与实在，存在着某种抵牾。事实上，大量的纪实文学作品也不屑于或无暇于顾及作品中的空白制造。在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面都得清晰的描述，那些无法被清晰描述的细节和场面也就自然而然地丢弃了。勤发似乎不。作为第一步，他忠实于纪实文学的纪实性，而作为第二步，他对生活本身的空白表现出明显的艺术关注，那些无法被清晰描述的细节反而激起他浓厚的兴趣，然后，他走了第三步，将生活中的空白转化为艺术上的空白。在《童心及笼罩童心的魔影——1989，大上海绑票奇案》中，他注意到了被扼死的孩子临死前所留下的图画：小鸟和苹果。而孩子是在怎样的情景之下留下这幅画则成了空白；同时成为空白的还有画面上为什么是苹果是小鸟，而不是梨或狗或鸭呢？在孩子最后生存的那段时间里，他最为向往的是什么？象鸟一般自由，象苹果一样甜美？抑或什么都不是，显示意义的仅仅是作画这一事实本身？没有人能够知道，但这段空白的制造已足够引发我们的联想，在充满血腥味的氛围中，这段空白是引导我们飞逸出

去的鸟的羽翼。同样，在写到轰动整个上海滩的于双戈时，勤发也注意到于双戈给父母的信是口授，给蒋佩玲的信是戴着手铐写就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于双戈没说，勤发因而也就没写。但是在这里，无疑也存在着一个谜，一个关系到人性深度深到何等程度的谜。生活吞没了谜底，若要揭窠这一谜底，只有潜入到生活深处——这是勤发潜于字面之中的回答，但这一回答本身却是柔和的，它如同被扼死的孩子留下的那两幅画一样，唤醒我们对人性的广阔作一次巡礼，而同时作一种审视，并且告诫我们不要仅仅沉浸于暴力代偿的渲泄之中。

3. 迪伦马特迪伦马特

迪伦马特是一条道路。

勤发说：我要踏上这条路。

现在可以眺望这条路。

迪伦马特——瑞士人，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迪伦马特创作鼎盛时期，两部以犯罪问题为题材的小说：《法官和他的刽子手》和《嫌疑》在这一时期问世。迪伦马特认为，反映犯罪问题是研究现代社会唯一有效的方法，而“犯罪小说”是最好的文艺形式。

这样看来，迪伦马特成为一条道路，成为勤发膜拜的偶像就不是偶然的。

他正站立在这条道路的始点上。

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他决不缺少热忱。128个图章所引发的风波曾引发他追踪的兴趣，他敏锐地发现了体制的某些弊端正在导演着令人哭笑不得的悲喜剧。128个图章如同层层扩散的涟漪，但导致涟漪的石头却是人为的。然而，奇怪的是，

这里，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但一桩工程却偏偏被这128个图章或曰128个障碍耽搁了。作品的深度正是体现在这里：某些体制的弊端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这篇《图章障碍赛》理所当然地获得了1988年度的《萌芽》文学创作奖。

对社会的宏观鸟瞰、对犯罪问题的另一面：法的存在与建设，他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的《超越国界的法律与观念大冲突》堪称典型。与《图章障碍赛》的单线追踪相异，这一篇是多线并进，宏观把握，但同时又不乏微观深入。如果说《图章障碍赛》凸现的是一种记者的职业敏感的话，那么，《超越国界的法律与观念大冲突》显示的则是一种气魄，在挥挥洒洒的议政议经议法的过程中，在气质上向迪伦马特的玄思靠拢。

更重要的是小说技法的操练，在勤发这里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在技法的意义上，值得一提的是《‘航海日记’的另一种形式》。作品通篇以意识流小说的叙述方式展开，无论是事件的过程、性格的雕塑、氛围的渲染均被包容在染有强烈情绪色彩的内心独白中。

最后要提到的是题材的准备。对勤发来说，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近十年政法记者的生涯已经使他接触到了大量的犯罪现象，几乎大都市发生的每一件大案都会有他的报道文字。

那么，是不是勤发的准备已经相当充足了呢？似乎又不尽然。在我看来，勤发由非虚构文学向虚构文学过渡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在于长处与短处互置，就是说，在非虚构文学中成为长处的东西到了虚构文学中很可能成为短处，譬如，对新闻性的过分热衷，情感状态的瀑布式倾泻以及人物性格描摹的

漫画化倾向等。

或许回到零更好些。这样，在踏上那条漫长的道路时没有任何包袱。

4. 序中之跋

当勤发的第一本作品集即将问世之际，当勤发即将踏上那条漫长的迪伦马特之路的时候，我该说些祝福的话。

我其实已经说了我的祝福。或许我还得说一些另外的话：路上除了有阳光有月光有花蕾还有风有雨有泥泞。能不这样说吗？当你想象自己虔诚膜拜着的迪伦马特的生涯，当你想象中国多么需要迪伦马特，当你想象迪伦马特曾遭遇过的磨难和欢欣、迪伦马特所拥有的执著和坚韧，你能不这样说吗？

目 录

超越国界的法律大冲突·····	(1)
迅速缩小的世界·····	(43)
图章障碍赛·····	(82)
天空中有鸽子有鹰隼也有幽灵·····	(108)
童心及笼罩童心的魔影·····	(137)
十万里铁道线在呼救·····	(171)
在妻子日记中的死亡·····	(193)
白色生命线·····	(211)
航海日记的另一种形式·····	(226)
枪声震惊了上海·····	(243)
后记·····	(300)

超越国界的法律大冲突

序 言

当人类征服了这个圆球之后，文明就开始了它那长达数千年的世界大循环。法律的诞生正是这个大循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地球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是古代西亚乌尔第三王朝创始者乌尔纳姆颁布的，它诞生于公元前二千一百十三年，名为《乌尔纳姆法典》。哦，距今四千余年。天地运转，江河流逝，日月苍老，但这部人类历史最悠久的法典，至今还留存残片。人们依旧记着它，犹如记着一支古老而又深沉的牧歌。

当黄河孕育了炎黄两帝之后，欧亚大陆间的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也以其雄伟的气魄加入了世界文明大循环之中。公元前四〇七年，魏文侯之相李悝集诸侯各国的法律编制了《法经》，这便是中华民族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尽管这部《法经》遥距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一千七百多年，然它终究开创了法律史的先导。遗憾的是，《法经》早已失传。一部古老的法典再也不能记载在古老的文字之中。

几千年过去了，犹如弹指一挥，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古老的中华民族以从未有过的气魄，敞开国门，接纳各

种肤色的人种，世界文明大循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迈入了世界人流大循环。

随之，一次次严峻的无法预测的惊心动魄的——超越国界的法律与观念的大冲突在这个曾为西方列强垂涎并践踏而沦为殖民地的大都市里发生了：

一、历史不会简单重复

——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大学生冲突

新闻舆论不再沉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1988年12月26日发布消息：南京河海大学，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发生冲突。电文云：24日晚上，两名非洲留学生带了两名中国女青年进校，按学校规定，必须出示证件，并会客登记。但非洲留学生拒不接受，强行打开校门，并袭击维持秩序的校方工作人员，双方发生冲突，十一名学校工作人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非洲留学生两人受轻伤。25日中午，中国学生要求惩办打人的非洲留学生，26日又再次要求……

翌日，全国各大报纸在显要地位转发了国家通讯社的这条消息。

也许在十年前，这个冲突事件的真相将永久地被深埋在本国人的心里。

毕竟十年过去了，黄河水染就的薰皮肤的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可以以一种黄河入海的姿态披露自己精神上的某种压抑和苦痛。……差不多在十年前，在上海曾发生过一起与南京河海大学事件相似的事件，它说明历史不会简单地死去，也不会被埋入

土地。即使当年埋下的，只要有时间、有光、有水、有空气，它仍会从土壤深层冒出来，如同一颗种子，一颗树的胚胎。然而人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仅仅如同一棵树去重复另一棵树的命运吗？显然不。死去的历史常常不可抗拒地复活，但当它复活时，它提供的是一种参照。在这种参照下，我们将自然而然获得某种启迪、某种觉悟。

时间：1979年7月3日。

地点：上海纺织工学院。

论季节，虽未进入盛夏酷暑、汗流浹背的烦恼之日，但七月对中国学生却是一只沉重的包袱，他们要为一挥一掷的大考而拚搏。难怪中国学生称之为：“黑色七月”。

中国学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这“黑色七月”里竟会闹黑皮肤的非洲留学生发生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冲突。

上海纺织工学院（现改为中国纺织大学），是全国第流培养纺织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国发明纺织术的第一个流就是上海的松江人黄道婆。上海可谓是中国纺织业的发祥地。不过，尽管曾有如此辉煌的历史，今日中国的纺织业却大大落后于当代的西欧国家。因此，西欧一些国家没有必要再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纺织业。然而，上海纺织工学院对“第三世界”国家却有着一种磁场效应。他们来了，马里的，苏丹的，索马里的，尼泊尔的，塞内加尔的……。当时，大上海的黑人留学生几乎都集中在这所高等学府内，总数不下于六十名。

那时，中华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甫定，大学教育正在拨乱反正的口号声中开始步入正轨，中国学生在结束了恶梦之后，重又踏上攀登知识高峰的路途。一方面他们在诅咒这“黑色七月”，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知识的竞争者在日夜拚搏。中国的大学生始终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夜色沉重地笼罩

着这所位于延安西路末端的高等学府。大草坪在承受了白天骄横阳光的施虐之后，此刻似乎静静依偎在清朗月辉的爱抚之中，将白天的委屈慢慢转化成热量释放出来。

对中国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夜晚。时间已无情地把他们逼向考场的前沿。从宿舍里透出的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在夜色中显得分外耀眼，那是中国学生在焦虑中碰撞出来的希望之光。

该是月上中天的深夜时分了。第三宿舍的中国学生依旧得不到安宁，他们始终处于高音区的骚扰之中。

第三宿舍紧靠在留学生宿舍的后面。他们早就诅咒这个宿舍倒霉的地理位置，就是这块地方使他们难以得到平静。几乎每晚，留学生的宿舍内总是传出高音喇叭的声响，一声声，一阵阵，把中国学生的心捣得咚咚直响。多少次了，那昏黄的灯光中黑色的人影随着热烈的节奏狂跳滥舞、发狂似地自我陶醉，常是闹腾到深夜，闹腾到精疲力尽方才罢休。中国学生虽然看不惯黑人留学生这种生活方式，但终究还是体谅他们。他们承认这是不同国度里的生活差异。这种差异经过几千年的浸泡，绝非在短短几年的求学期内可以缩小和消亡。人的生活习性是最难改变的。

十年禁闭解脱之后，一向宽容大度的中国人重又亮出“菩萨心肠”。既然国情不同，那么对外国留学生可否放宽些政策呢？允许他们在宿舍内会客，允许他们在社会上结交中国朋友，当然包括女朋友，这道“口子”一开，外国留学生的心理得到了较大的平衡，人所具有的生理欲望有了发泄的去处。于是，他们从学校走向社会，用生硬的汉语同不同性别的中国人交谈，同时，顾不上肤色的差异，寻找着中国年轻的女性。于是，他们把“送上门来”的轻浮女子带进校园，带进宿舍……这